

□开心时刻 张根庆/文

“米寿”老父与他的第五代新房

立冬前夕,年届“米寿”的老父亲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厚礼:他人生中梦寐以求的第五代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终于落成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家中排行老么,与爷爷奶奶及其兄弟姐妹6人共同居住在一间祖传的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“乌银屋”(农村里厅堂与游廊交接处的那几间眷兒屋)中,别说晚上,白天进家门,都是漆黑一片。

解放后,农村实行土地改革,住

房紧张的奶奶与我父亲分到了一间二层木板结构的瓦房。随着父母结婚,我们兄妹四人相继到来,居住窘境不言而喻。记忆中,楼下前半间西侧是一张八仙桌和两把靠椅,东侧是奶奶与老大合睡的一张床铺;后半间西侧是楼梯、灶台,东侧是猪栏和厕所;楼上前半间是父母和我们仨兄妹的两张床,后半间则用来堆柴草。

上世纪70年代,迫不得已的父亲向大队写了申请报告,开始动手

建房。石头是从横山水库下的溪滩中捡来的,垒墙的泥土是从挖渠道的工地上挑的,虽然材料不用花钱,但都是靠起早贪黑、肩挑手扛,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。历经6年艰辛,两间二层泥瓦房终于完工,年过八旬的奶奶与我们一起住进了父母亲手建造的新房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,改革春风吹进丰安大地,手头宽裕的家父看着子女逐渐长大,又开始动手建造他的第四代房子——两间二层的沙灰墙

洋瓦房。搬石头、拉沙子、运石灰,只要舍得花钱,一个电话送货到家。

树大开桷、儿大分家。父母将洋瓦房分给老大,泥瓦房分给老二和老三,当年的“土改房”留给自己。后来,老二、老三先后在县城安了家,父母又搬到了泥瓦房中。

岁月流逝、时光轮回。5年前,木板结构的“土改房”被县里评定为“危房”,拆除了,父亲心疼不已。去年冬季,得知原危房允许

“原拆原建”的消息后,八旬老父高兴得像个小孩,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兄弟仨。

说干就干!老大在家多出力,老二、老三出钱,不够部分老父自垫底。经过大半年的紧张施工,占地面积近30平方米,供电、排污设施齐全的二层红砖洋瓦房在原来“土改房”的位置重新落成。

站在冬日暖阳下,望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五代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,耄耋之年的老父亲欣慰地笑了!

时光隧道

郑金仔 摄



水仙花

皎洁如玉
像蛇紫嫣红羞涩地卸妆而去
只留下迷人的洁白
仿佛凌波仙子踏雪而来
在这个白色的冬天
我深信
能够比水仙花更洁白的
不是雪,而是美好的心灵和童真
我只有脱下成长的壳
才有资格看它的盛开和烂漫

□人生读本 朱友民/文

感恩母亲

每当过节,我都忍不住想起母亲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村妇女,没读过书,却始终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。我清晰记得每当我把奖状拿回家时,母亲都会乐呵呵地亲手将奖状糊在家里最显眼的壁板上。

1982年,我考上高中,可父亲认为村里以前几个高中生都没能考上大学,我也不可能考上,就以家里没钱供我读书为由,暗地里帮我找了一位竹编师傅,想让我学竹编。但母亲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,她告诉父亲,儿子能考上高中,不是负担,是她的骄傲。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,她向父亲承诺,我的读书费用由她一人来负责,不需要父亲离家赚一分钱。在母亲的坚持下,父亲才勉强答应让我上高中。

我读完高中,如愿考上大学,在这7年里,母亲兑现了她的承诺。她不怕苦、不怕累,靠砍柴、割草、摘茶叶,供我读完大学。那些年,我回家时邻居常告诉我,母亲时常躬着身,一天来回走几十里路,上山砍柴、卖柴,还时不时要忍受父亲的怨言,告诫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来回报母亲。

母亲很传统,却丝毫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。母亲因为晕车,当年都没能来城里参加我的婚礼,但在我女儿出生时,她却主动提出到城里帮我带孩子。那年,我带着60多岁的母亲第一次坐长途汽车,

她一路吐了10多次。在城里带孙女时,虽然言语不通,但她能通过肢体语言,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。母亲非常疼爱她的孙女,有时孩子睡着了,她都舍不得离手。

母亲很坚强,心里总是先想着别人。为了不影响我工作,母亲历经的两次生死劫难,她都叫家里人瞒着我。第一次,母亲在老家二楼平台上收稻谷时不小心摔下,足足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。还有一次,母亲因劳累过度,在喂猪时,头朝下掉进2米多深的猪栏里,又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。

我在外地工作27年,唯一一次让我因为她向单位告假,是她在2015年生命垂危之时。那年6月26日晚,家人打电话告知我,母亲恐怕不行了。次日凌晨我回到老家时,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我和家人立即将她送到医院抢救。通过7天人工呼吸机的支持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,母亲顺利摆脱了呼吸机。身体略有好转后,为了替儿女省钱,母亲坚决要求出院回家。

看到母亲一顿能吃一碗稀饭,一次能吃一个火龙果了,我心中暗喜,坚信会有奇迹出现。7月19日,母亲让我先回单位上班,我答应她再过5天等休息日再回去看她。不曾想,7月21日凌晨,母亲走了,享年85岁。

母亲的为人处事,乐观向善,让我受用一生。母亲将永远活在我心里。

□生活时空 项伟/文

半生姜缘

小时候,每当感冒后,母亲都会熬一锅“姜汤茶”,逼着我喝下。“姜汤茶”的做法简单:大铁锅里加几碗水,放数十片切好的生姜片,葱白几段,红糖若干,盖上锅盖,大火将水烧开后即可。这时,我总是恳求母亲在汤里多加点红糖。神奇的是,不管多重的感冒、鼻塞,只要喝了“母爱牌”姜汤,再睡上一觉,准保是生龙活虎了。我不得不信服这种专治风寒感冒的乡村土方,以至于成年后,自己和家人每感风寒,我都会学着母亲的样子,做“姜汤茶”应对,少有失望。

长大后,求学、打工、旅游,去过不少地方,感受过各地饮食文化,直到在准丈母娘家吃到“核桃姜汁蛋”,让我对姜再次刮目相看。这种以老姜汁、鸡蛋液为主材,辅以核桃仁、芝

麻、红糖等,加温水反复搅打,用砂锅、瓦罐以文火耐心蒸制而成的小吃,香甜、热辣、爽滑,回味无穷。有一次,饭前“不慎”先食了半碗“核桃姜汁蛋”,以至于对满桌的山珍海味都提不起食欲来。

再后来,我把自己熬成了“中年”。话说我的体质本来就弱,网店工作又需要经常熬夜,加之抽烟喝酒,饮食不节,长期下来,折腾出一大堆毛病,做啥都提不起精神。中医说是内湿、阳虚之症,可用汤药来调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看到一则养生节目,说一名中医大师有着“90岁的年龄,40岁的心脏”,脸色红润,脾胃也好,而这一切,主要得益于几十年来坚持食用“醋泡姜片”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像是捡到了“宝贝”,潜意识

里认定这个食疗方很适合我,查阅资料也印证了这个结果:阳虚是万病之源,醋泡姜在温补阳气方面功效甚伟。姜加醋,姜生阳,醋收敛,既升阳气,又疏肝气,还去湿气。

随后我量身定制了一套“养生”方案:一边是戒烟戒酒,坚持锻炼;一边是晨起食用“醋泡姜片”。为了省钱,妻子淘来食材,自制醋泡姜:洗净姜块去皮切片,放入玻璃瓶,加红糖若干,倒入陈醋,没过姜片,封紧瓶口约十天,即可食用(晨起3片)。食用“醋泡姜”一段时间后,我明显感到胃口、气色变好了,白发也变少了。

人生一晃几十年,我和“姜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小小姜块,承载了我与家人彼此间深深的关爱和依恋,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执念与期待。

□大地风情 缪士毅/文

苦楮树·苦楮豆腐

初冬时节,去了一趟乡下老家,发现乡亲们又在苦楮树下拾捡苦楮果实,为制作苦楮豆腐备好食材。

苦楮,又名血楮、楮栗,为壳斗科常绿乔木,树高5至10米,多生长在长江以南的丘陵或低山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楮子,处处山谷有之。三、四月开白花成穗,如栗花;结实大如榧子,外有小苞,霜后苞裂子坠,子圆褐而有尖,大如菩提子;内仁如杏仁,生食苦涩,煮炒乃带甘,亦可磨粉。甜楮子,粒小,木文细白,俗名面楮。苦楮子,粒大,木文粗赤,俗名血楮,其色黑者名铁楮。”苦楮果实内的楮子(种仁),味酸甘,性平,《本草拾遗》说它“止泄痢,食之不饥,令健行,能除恶血,止渴。”《随息居饮食谱》称“患

酒膈者,细嚼频食。”

在我的家乡永嘉楠溪江沿岸,自然生长着不少苦楮树。由于苦楮树干挺拔,树冠优美,再加上其果实可供食用,当地人视之为“风水树”,喜欢将其移栽于村头巷尾,倍加呵护。如今,徜徉楠溪江畔的一些村庄,不时可见树龄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苦楮。这些古老苦楮树虽历经风霜雨雪,但仍生机盎然,果实累累。

我老家许多农家擅长制作苦楮豆腐。制作苦楮豆腐,一般需经过几个环节:先将苦楮果实在太阳下暴晒,从晒裂果壳中取出果肉(楮子),果肉浸泡12小时后,再磨成浆、过滤去渣,再加热、冷固成块。此时,制作苦楮豆腐大功告成,制作好的苦楮

豆腐飘逸着天然的香气。

在烹饪中,苦楮豆腐可荤素搭配,还可单独入饌。我喜欢变着花样烹调苦楮豆腐,比如苦楮豆腐烧肉丝、苦楮豆腐蟹羹、苦楮豆腐炖排骨、苦楮豆腐炒青椒等等。苦楮豆腐作为天然食料加工成的食品,再加上富含营养,颇受食客青睐。

一方树木,受益一方人。长在楠溪江沿岸的这些古老苦楮树,炎夏供人们在树下庇荫纳凉,秋冬奉献果实供人们食用。当地许多在外经商办企业的游子,小时候就曾在村口的苦楮树下玩耍,更是吃着母亲亲手做的苦楮豆腐长大的,正因如此,苦楮树又被视为“思乡树”,苦楮豆腐为“思乡菜”。